

萬曆三大征考

東夷考畧目

荅上愚公撰次

女直通考

海西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附

遼東全圖

開鐵圖

瀋陽圖

遼陽圖

廣寧圖

海運餉道圖

東事答問

荅上愚公傳

女直

女直始著東漢曰挹婁。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阻山穴居。塗豕膏禦寒。無君長。射用楛矢。石鏃長尺八寸。出赤玉豐貂。所謂挹婁貂也。自漢臣屬夫餘。魏黃初中始叛。便乘舟寇劫。景元末。以楛矢石砮弓貂來貢。歷元魏號勿吉。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言繇水道密謀百濟。取高句麗。其國在高麗北。有大水。廣餘三里。名粟末水。發原太白山。入隋號靺鞨。凡七

部其一粟末部。依水南抵太白。與高麗接。頗相寇者也。稍東白山部。臣高麗。餘部各勝兵數千人。而黑水部尤勁。居極北。唯粟末白山近隋境。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傳矢射禽獸立死。畜多豕。衣其皮。以湯濯面。於諸夷中最穢。開皇初遣使貢獻。聞其國西北接契丹。每寇掠。因誠使罷攻。唐征高麗。靺鞨各部奔散。而粟末與黑水獨存。粟末一稱渤海。更號黑水靺鞨。渤海靺鞨。貞觀二年。黑水渠長阿固郎臣附。以其地爲燕州。開元十年。置黑水府。賜

其酋姓李氏。名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畧使。詔元和朝獻。而渤海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時。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乞四比羽東度遼水。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比羽。而仲象亦病歿。其子祚榮并比羽之衆。負險建國。勝兵數萬。盡得扶餘沃沮并韓朝鮮海北諸國地。睿宗遣使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總爲忽汗州。領都督。自是去靺鞨。專稱渤海。傳孫欽茂。天寶末。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寶應元年。

以渤海爲國。王之五傳仁秀頗拓境。遣諸生詣京師習制度。遂爲海東盛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南爲中京。獺狍故地爲東京。沃沮故地爲南京。高麗故地爲西京。西京曰鴨綠府。朝獻訖咸通。世役屬黑水。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屬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於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藉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入藉。號生女真。後避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

黑亦名黑龍江。卽粟末河發原。太白者。太白山。一曰長白。橫亘百里。巔有水源。下注成湖。出東珠。貴者直千金。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達五國城。東入于海。其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爲白山黑水。金所繇開國也。始祖從高麗來。完顏部。部有女年六十。未嫁。配生男。遂爲完顏人。自烏古執叛。遼節度拔乙門以獻。遼主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至孫阿骨打滅遼。爲金祖。以始興地爲會寧府。更稱上京。初女直兵未嘗滿千。及聲伐遼。督諸路。

兵會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并召渤海曰女直渤海本一家戰鴨子河始滿萬遼人言女直滿萬則不可敵既屢捷以金堅不壞色白而完顏部色尚白遂號大金焉元滅金卽扶餘故壤改開元路治黃龍府別置合蘭府水達達等路設軍民萬戶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各仍女直俗相統攝國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

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它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紉。居處食飲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卽熟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卽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擗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詢好盜。其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女直。

稱最强。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刺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千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唯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

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
已。又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
厚。終。

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
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
忠歿。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
荅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寔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
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

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竝附也先。爲耳目。鈔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論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

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不得襲。以舍
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心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
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令自在州
知州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

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
梧。出制書示。始憎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
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案驗貂皮
取純黑馬。取臙壯。否卽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
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

無過苛啟釁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
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
靖虜將軍左都御史兼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
萬徃征之山悔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
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
由鴉鵲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潑猪江中
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
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李左兵萬人
追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膚

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賞之。仍安置部夷闕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駿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兔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夷窺邊。庾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謀。檄轉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

陽衆潰匿。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它從叛者得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讐。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蕃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集諸堡。鉞拏近邊蕃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

畧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潘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兵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卽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璉

兒等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遼東塞。而陳
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搗穴。遂
命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
夷。以直督師。鉞叅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
禿等六十餘人。械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
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
仇。慘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
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首完者禿
貢馬。復聽襲。脩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

西夷加哈義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
西夷酋速黑忒強以脩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
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
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
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禕禦之多亡
矢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學往勘明年
廷學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
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
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

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碯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
卻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三十四年就擒梟塞上
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滅撫賞
諸夷譁詐殺譁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
撫以不任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
勾虜入遼都御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脩
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款廣
順關而祝孔革遺孽逞加奴仰加奴亦款鎮北關
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

王杲方躡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兀堂漸講張。八年。連犯遼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至百餘里。至鴨兒渾。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氣。

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授仰加奴等。脩郡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搗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反商稱弱。仰加奴雖台婿。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貢。勅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忽。大煖兔等騎。可萬餘。與反商構。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

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
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反商。挾
索貢勅。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
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
妾溫姐。反攻反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溫姐故。協謀。
我師往援。執溫姐。尋釋之。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
孛羅爲北關迫脅。焚巢。劫溫姐去。十六年。李成梁
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
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關均勅。釋憾。會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反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竝從征阿台爲鄉導歿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愬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開埒心固已騰踊鴟張矣而反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卜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遺猛骨李羅則勢愈孤又

日與北關相構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卜寨。旋以
保塞功。加龍虎將軍。駐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
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鬪。二十七
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
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酋寨中。明年。遂殺之。邊吏
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吾兒忽荅。二十九年。
與那林孛羅補雙貢。而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羈
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
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啗朝鮮。

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旣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勅頂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弼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兔。折其謀。頂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塔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逋塔與北關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徵薊兵五千赴

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惑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逋婿。爲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圍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愬。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二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兔。奴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成之。因賫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

任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畧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鴉鵲關入剋清河。唯叅將賀世賢縱擊毀陽塞外。得級百五十四。而毀陽寬莫望風潰。

賜經畧劍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開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

順開趨瀋陽。一軍從鴉鵲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
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兼
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
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
戰歿。它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
竝歿之。總兵劉綎深入。剋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
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栢。以撤回獨
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圍搶金台寨。傳檄
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六

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被尅。羽書告急。

上始超擢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剋鐵嶺。鐵嶺開原。爲遼重蔽。旣併陷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兔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戮。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矣。八月。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佯攻遼瀋。綴我師。突引

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竝歿。廷弼乃
決策守遼陽。引水爲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
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
事中姚宗文閔邊。查訪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
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
整兔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糜其意。而南關裔
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風諸夷。經畧熊
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逼賊穴。奴兒哈
赤乃益連西虜。計令虜睨河西。誘我師疲極。乘其

敝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
詭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士。同
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謹知奴酋亡可翹足
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
而羨海內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警。構越四十
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
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初仰我鼻
息。欲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論曰。語有云。爲虺弗摧。爲蛇若何。奴兒哈赤本一孤雛。驟假名號。及併南關旁嶺。邊吏不聲討。竟弃新疆。益之廣墾。爭車。寔有欲炙之色。復徂甘言。弛備。以及潰裂。抑已疎矣。然建州彈丸地。向虛口清撫之糴。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旣下。不爲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葺殘壘。爲三肄困之。時以輕騎擾彼耕牧。計可坐制。歟。命而銳語出塞。自取輿尸。搏虎于嵎。佐鬪于穴。幾若此而不斃者。凡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饑飽勞逸。以爲用。而我早漏師。

期深入重險。奔輜重。害粟以資敵。敵兼此數者。勢始日張。因并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竝困。遼瀋之不爲開鐵續。幸也。善師者。鼓之以膽。而運之以畧。敵銳能挫之。敵驕能忍之。轉敵之權。而陰握其全勝。不啻與端肅爭烈矣。

海西

自開原東北轉而南抵鴨綠江。凡委蛇八百餘里。皆女直薦居。女直於古爲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至金開國益強。今稱女直。畧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卽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置

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濠西女直始入寇。寢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脩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

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

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陞晏然耕

牧三十年。台有力焉。萬曆二十一年。西虜小黃台吉以
五千騎。晨壓海西新寨。請婚台女。許之。因
犯開原塞。明年。台縛送建州逆酋王某。加勲對言
三子都督秩。當是時。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
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
甚盛。蓋晚歲而北關二奴之數興。始逞仰二奴父
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李勒
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
虜哈屯。慌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

脩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赤
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
與虎兒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
把太可五寨屬台。它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
翔不受鈴束。南關勢漸蹙。十年七月。台竟以憂憤
死。

上嘉台忠。特

賜諭祭。給綵幣四表裏。台有子四。

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
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好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

目攝亡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
溫姐。又北關二奴妹也。而故西虜婿。因與虎兒罕
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定陰收
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十一
年。七月。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
恍忽太等騎可萬餘。瞞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反
商。日尋於圖。時遼鎮已勦王杲遺孽阿台。總督倭
郎周詠因念反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勅。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加奴乘

永堅復糾虜攻猛骨李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幟爲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卽鼓行前如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劍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

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繼
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李羅。仰加奴子哈
兒哈麻。殲焉。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
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廟。賜
爵有差。自是海西讐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
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李羅。日夜圖報
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反商。數入威遠靖
安堡。而那林。李羅。尤狂謬。挾索貢勅。如二奴時。
米丑年。四月。那林。李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餘騎。

急攻把太寨。我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歿。卽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反商鼎立。至是以讐虎兒罕故。甘心反商。爲北關內應。其年六月。因約反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反商。鹵資畜。而猛骨孛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反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使王緘。乃檄叅將李宗召會。並檄黃應魁。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於酋携釋之。止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竟

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反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守恩。奏革猛骨孛羅勲爵。劾緘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治。奪職。明年三月。大將軍成梁決策進勦。於十三日。從威遠堡出塞。申軍令無殺降。卜寨奔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輒洞。將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不誅。班師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

釋康古陸存反商謂欲殲諸酋立商則康酋溫姐
首當誅欲和諸酋存商則康酋溫姐首當釋叛而
縛之窮而釋之爲均勅分寨給牛種與北關建
州共藩東北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反商弱多
疑卽殲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
和反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反
商反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
再生德莫厚焉刑莫威焉且反商許建州奴兒哈
赤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寢北關謀此實東

陸長策。四月一日。遂釋康古陸囚。諭之曰。中國
立反商。以王台囚汝。以助北關侵反商也。汝亦台
子。終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脩汝父業。反商安危
汝則任之。康古陸唯唯。因令反商以叔事康酋。以
祖母事溫姐。刑牲盟。且進卜。寨那林孛羅使者。諭
曰。往若効順。開原闕廷並有賞。江上遠夷。以貂
參之屬至。必藉爾通。若布帛米鹽農器。仰給漢耕
田園獵。坐收本耳。柰子山澤之息。爲利大矣。今貢
市絕。而江夷道塞。藉兵恍忽。太以守虜。以干騎盛。

氣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
卒斬兩酋頭來。立爲長。可無煩兵誅也。漢今貰若
不誅。若何以報。遂爲均兩關勅。蓋自永樂來。給海
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
驗馬入貢。兩關酋領之。眎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
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
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
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
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瞑。屬

溫姐猛骨孛羅無負國。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北關卜寨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反商。而相結釋憾。竝請貢而建州奴兒哈赤以姻反商。先入貢矣。是後卜寨亦以女許反商。那林孛羅妻則反商姊也。而反商酗酒好殺衆稍貳。十九年正月往卜寨受室。因過眎姊中塗。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殪。乃歸罪擺白二夷執擺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杰疏謂反商與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梟擺夷。

示法。及商子驤台住等。竝幼。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夷并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首。俟成立。議給猛首請補雙貢。其那卜二首。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孛羅脩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而建州奴兒哈赤日益強。遂殺卜寨。陰有窺海西意。北關那林孛羅乃復糾虜數。侵猛首。二十七年五月。大焚掠猛骨孛羅寨。猛首不支。急以子女質建州。奴兒哈赤借兵。那林孛羅恐。則布飛語。謂猛首且執部夷。以激怒奴首。奴首果怒。且

心欲收漁人之利。竟反執猛骨。字羅。置寨中。盡畧其貲。明年四月。遂捏奸妾法。賴射殺之。因留猛骨。字羅。妾松代速代。中朝宣諭。則願歸猛骨。字羅。次子。革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其猛骨。字羅。長子。吾兒。忽荅。奴兒。哈赤。以女結婚。請於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已竟如約。二十九年七月。奴兒。哈赤。於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荅。保塞。那林。字羅。亦歸。原擄。勅六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然是時。南關所遺。惟藐孤。已不啻奴。首几上肉。奴。首虎眈。實欲

先併南關。以次襲那林孛羅白羊骨。盡海西諸寨地。屠項之。奴兒哈赤遂羈忽荅。建州寨聲爲那酋殺搶來奔。而那林孛羅亦執言奴酋本逆。衆旣殲猛酋。又虜其子。自是王台子孫不絕者如綫。南關委諸墟莽。而北關那白二酋。乃婚西虜宰賽特角。二十六年。海建脩貢。奴兒哈赤混入南關。勅三百六十三部案驗。諭無兼并。時奴酋凌鷗張日掠江夷。朝鮮自封。且騁萬騎脩南關舊寨。逼開原。聲與衆中。勢爲難。開鐵震動。目中久無北關。而那林

孛羅殘金台失新立奴酋耽耽未嘗亡吞噬也四十一年正月奴兒哈赤圖其塔江夷卜占台急因率部落千餘走北關金台二酋匿之遂藉索通相仇殺當事計密令北關行間間奴酋所併仄扶兀刺諸營夷各從以入攻一倚中國爲與援乃可以逞然竟不行而奴兒哈赤益侵種南關界地賄結西虜宰我緩免諸營馳情河塞廷議方徵兵竊急被北關頃之卒喪失利地兵奴兒哈赤遂好諸將遂更遣鎮巡撫撫綏御史張濟乃偵情形上封奏

稱北關近且開。豎蒙其子東首求婚。北首老女獲
行併猛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首塔卜。塔台來
奔。北首卽許婚。老女卜首通謝。爲別。請東首乃忿
號。謂寔匪伊。逋壻。其一金台失有女。爲兄。那林字
羅收養。嫁宰賽。反目。頃金首故殺那首妻。卽宰首
之外母。宰首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
宰首藉忿相攻。北首乃歸。怨奴首之賄結。請釋二
憾。無養癰。東建也。時金台失白羊骨來告急。別將
曹文煥爲潛盟。給以火器。奴兒哈赤計縻我援兵。

北關乃可圖。則益遣干骨里剋不忤漢。耕牧無虞。
淫於異日。并願質子示信。訟北關匪壻狀。都御史
濤以爲然。遣官藉大成往申諭。奴酋隨奉質子入
關。爲請於朝。而奴兒哈赤度我弛備。卽嚴兵圍
燒金白十九寨。我援師不時發。總督侍郎薛三才
乃疏爭。往遼失策。弃南關不救。一之謂甚。北關再
折入奴。東方憂熾大。已竟發援。而都御史濤疏金
白自召兵。大畧謂北關有禿勒德等。九月關亡。衆
無。謬稱老女許嫁。而奴酋聲欲護掠。北關遺境。

澄督北關協攻師至後期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
我師已臨永澄死之奴兒哈赤陰遣謀斷遼船圖
搶金台失祥令部夷降並賁夷文糾合同仇北關
不應頗泄其謀御史陳王庭請勅諭金酋連屯
開原境上奴犯開鐵徑襲奴寨以固藩籬金台失
旋遣部夷報奴酋方築山寨頃之奴兒哈赤從開
原入犯北關為出兵二千來援城已被尅時北關
新婦婚虎塾免懸藉為輔車又頃之奴兒哈赤尅
鐵嶺開鐵既失則河東半為奴據北關與遼越數

始有國志四十二年正月奴兒哈赤益勾西虜合
兵莊南圖北關而懷兔來機扶老女北關願與懷
兔子締婚當事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是歲始發
薊西春防兵二千屯開原撫順令廢將馬時楠羅
拱極統兵千人駐鎮北堡分防二寨奴兒哈赤窺
大器援兵大集亦寢其計且遵諭退所耕南關地
四十三年五月白羊骨克以老女許婚懷兔子蟬
谷兒大且執建州夷六人開原諭止不聽七月遂
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關氛甚惡御史王

開原先發。奴忿兵自此始。今還質子關外。示譙責。以東防爲名。移師鐵藩。諭奴撤兵。而兵撤矣。奴首意在老女通壻。而北關執之堅。以此仇構未已。總之北關圖勦奴酋。覬利江夷。而開原袒北關趨利。并叅中軍捏報。請選調宣大延浙兵。統以麻承恩添註征東副協。與李効忠併力。先是西虜掠北關芻糧畧盡。苦薦饑。部落歸奴甚衆。奴又甘言撫慰。給以牛種。卽金台失從兄。亦往投奴。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

台失潛襲乃止奴兒哈赤既數寇陷內地北國亦
圖觀望紆禍經哈侍郎楊鎬遣原仕備禦劉源清
宣諭夾攻未決而金台失所最曠夷婦為指揮王
世忠姑九月御史陳王庭按開原遣世忠入世闕
說以虎墩兔慙輩且旦夕剿夷受賞更以千金
之金台失男得免革台州遂剿寇奴酋一寨冬十
一月來告捷

上特賜白金二千兩絲綬二十表裏風諸夷四十
七年三月我師分四路進討奴兒哈赤都司寶永

雅量疏稱向款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煖兔合而違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強援於煖兔適為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北關陰約煖兔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犄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兇哈赤罷搆北關獲金四十六年奴兇哈赤突侵撫順王師敗績已又連宰賽謀赴清河壁閉金

百里聲息不復屬。乃遣夷使借屯開原內地。秋八月。新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金白二酋遣夷使期復開原。廷弼亦遣持厚賞報慰。示必復意。奴兒哈赤陰忌北關。計先剪以去。內顧。二十一日。聲攻遼瀋。佯綴我師。突引數萬騎繞金台失寨。各擁兕皮蔽矢石。力攻。自寅訖午。金台失力盡。自焚。遂乘勝圍白羊骨寨。應時火發。請降。被僂。時煖炒虎塾各酋竝觀望不救。經畧急檄總兵李如楨從撫順張疑兵解北關圍。竟襲零級十餘枝梧。北關盡沒矣。

其後

上命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羈奴酋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塾兎憨會虎酋挾賞乃屬按察使表應泰遣謀虜營并授畫副總兵姜弼傳諭腦毛大及憨同仇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卹以糜其意科臣并請爲金白立廟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卽南關裔時諫廣寧爲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

示外夷。初海西兩關互仇。構越二十餘年。而南關子孫幾盡。南關盡而北關孤。始倚中朝。兼婚各虜。以完旦夕。蓋又垂二十年。開鐵竝陷。北關不支。以及于亡。

論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閼墻引外寇。自殲二奴。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抽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爲肉而我覆爲俎。幾是哉。原海西密通開鐵。爲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

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奴上策。而竟
剪焉胥覆。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悲夫。

建州

建州於東方夷部。獨居中。據要害。東接毛憐野人。黑龍江諸夷。東南瀕鴨綠江。距朝鮮。東北雜海西。百十餘衛。西北鄰兀良哈。聯絡犄角。其地阻萬山。林木蔽天。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騎不得成列。大抵女直諸夷。竝忍詢好盜。善射馳獵。耐饑渴。其戰鬪多步少騎。建州尤負固。解耕種。室居火食。有華風。自永樂內附。迄嘉靖。叛服不常。隆慶辛未冬。我師大破建夷汪佳等。誠斬近六百。至。

神廟初復拓寬奠六堡據東山要害遼左捷書頻
奏項奴兒哈赤日益橫守臣爲盱食夷運盛衰與
制馭得失竝可見前事矣今摘其著者次于篇
王杲建州右衛都指揮使也生而黠慧解番漢語
言字義尤通日者術剽悍好亂數盜邊嘉靖三十
六年十月窺撫順殪備禦彭文洙益驚恣歲掠東
州惠安一堵牆諸堡無虛月四十一年五月副總
兵黑春搗杲巢杲誘伏媳婦山生得春磔之由是
眈殺漢官如莽常深入遼陽掠孤山鹵撫順湯站

前後戮指揮王國柱等甚衆。當事議絕。貢市如

剿。尋請貸。杲不爲悅。怒馬踰遼塞。陽陽自得也。故

事。撫順開市。備禦坐撫夷廳。酋長以次序立堂上。

奉土產。乃驗馬。馬卽羸弱癘敗。竝眎善馬。價賤欲

乃已。杲尤睥睨。至輒奪彙酒飲。飲醉箕踞詬詈。無

敢呵。隆慶壬申。備禦賈汝翌新蒞。抑酋長下堦。驗

馬肥壯。異它時。杲執執引去。椎牛約諸酋入塞。鹵

畧。竟罷汝翌。居久之。爲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

祖攝備禦。秋七月。與酋來力紅索亡。互却。承祖將

三百餘騎詣力紅寨。杲與力紅給執承祖。剖其腹。併慘戮。把總劉承奕。百戶劉仲文。於是巡撫都御史張學顏請絕杲貢市。總兵李成梁以十月誓師。擣杲巢。凡斬虜千一百四級。來獻捷。詔進成梁左都督。陞廕有差。特遣兵部侍郎梁夢龍賁問金二萬兩。會撫按晏犒將士。三年春。杲藉忿。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簋厚市夷賞。謀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急購杲。乃

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衛使賀濤宣諭
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
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眎西虜。二子並
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勺來貢。
至是邊夷歲杲。勅十八道。中科勺卽杲也。杲旣
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購。而會選
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
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
二奴勾北虜。陰謀猾賊。數糾掠孤山鉄嶺。李將軍

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時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已阿台益糾虜大舉。於明年春正月。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卻。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雛在者。遺禍未息。乃於二月朔二日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

陟嶢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
兩晝夜射阿台燼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
寨詠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
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聲遠
勘前後功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郊廟錄督
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廕加成梁祿米
歲百石果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遠去一蟲
賊云初果自謂精日者術度出亡未卽死然旋至
台寨就縛矣果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瞽

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也。漢兵信有神。杲父子非明鑒與。同杲時。則有王兀堂。

去靉陽二百五十里。爲王兀堂部。靉陽故市地。兀堂亦奉約唯謹。萬曆元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兵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計在必爭。會杲就戮。兀堂亦訖無異志。方脩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都御史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脩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都御史於工竣。疏請聽市寬。

莫永莫謂東夷唯易米布猪鹽無馬匹它違禁物
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
制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
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
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
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已漸零竊
東州會安堡七年秋數掠新奠永奠寬奠諸堡無
慮數十輩夷酋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
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候

秋深葉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蓋先是七月開市寬奠叅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強鬻參。毆市夷幾斃。以故諸夷忿欲脩郤。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戢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開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覲貢路有違言。譴張遠塞矣。明年二月連犯靈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卻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四捷聞會。

上春祀併叙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予世伯爵。是歲十月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七級。爾後兀堂等並逸伏建州部益弱。幾十年而奴兒哈赤雄開原塞下。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於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彌海色。失諸首。蠶食之。會色失爲孽侄英華仇殺。往投奴酋。搜戮無孑遺。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石商。

當是時。海西北關遺孽卜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兒鄧等攻反商急。奴兒哈赤以反商匿他併連。那卜二酋圖反商。朝議論反商歸海。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於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印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木札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宣諭奴酋。卽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二十。十二酋保塞。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

得陞職長東夷時開原叅政成遜遼海叅政栗在
庭會查本夷原領勅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
鄉導勦王杲後竝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
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總
督侍郎張國彥以聞報可是時萬曆十七年九
月也奴兒哈赤旣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強後
三年倭陷朝鮮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非
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
征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構會

那卜二酋。弒歹商。則併討妻安。明姐被搶。請劉亦
緊罷。然奴兒哈赤。竟殪卜寨。旋以保塞功。二十三
年。得加龍虎將軍秩。眎王台時矣。又明年。附貢夷
奏。益盛稱總五十三酋。擄勞苦。乞折賞。及援董
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二十七年。
五月。那林孛羅。窺南關勢益孤。急攻猛骨孛羅。猛
酋不支。以子女質奴酋。借兵。已訖。聞編酋執部火。
奴兒哈赤怒。反擒猛骨孛羅。羈寨中。鹵其貲。明年
四月。稱與妾法賴姦。殺之。邊吏往詰。則約還勅書。

部夷以女女猛骨孛羅長子吾兒忽荅刑白馬。所不撫猛酋子。如印。二十九年八月。及女送歸。因與那林孛羅各補雙貢。會禮部以海建貢夷驛驛。議照朶顏三衛量裁員數。定期減車。奴酋弟速兒哈赤亦上言。驛遞刁勒。所賞襖袋濫惡。願得折價也。居久之。奴兒哈赤仍羈吾兒忽荅建州寨。陽以撫養爲名。奏爲那酋搶殺來奔。那林孛羅亦許奴酋係玉杲遺孽。賺殺猛酋。又擄其子。乞諭還忽荅。守靖安關。廷議頗不得要領。屬奴兒哈赤與海西

夷忽刺溫約婚。侵朝鮮。陷潼關堡。朝鮮來告急。當是時。奴酋新併南關。勢張甚。益結西虜。嚙灰扒黑龍江上諸夷。寬奠新疆居民。餘六萬口。逼奴酋穴住種。參貂市易。漸狎。李成梁再出鎮。乃委原任叅將韓宗功徙還故土。并新疆爲陝脫。復因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繒。卽於靉陽清河諸沿邊田土。攤派給賞。維時三十三年。總督侍郎蹇達。巡撫都御史趙楫。遼海布政使張中鴻。及成梁等。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及奴酋金。而奴兒哈赤得賞。志益驕。

四年八月沿清河邊強裁參價索償已復爭入貢
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增兵而朝鮮亦報奴
酋席卷江上并吞及海夷卜台吉爲所敗且假道
劫回波部落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乃以弃地啗
虜叅成梁楫矣三十六年海建脩貢禮部議吾兒
忽答羈建州冒勅頂賞宜折其謀尋奴兒哈赤日
治兵聲畧北關三十七年五月遣子莽骨大以萬
騎脩南關寨已又勒七千騎聲圍獵入靖安堡聞
金台失有備去已又勒五千騎住撫順關脅蟒段

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鬼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印夜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請添募兵萬及改三
協允寺馬厲鎧甲急撫北關且收宰煖以携其交
頃之奴兒哈赤請遵諭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
喇佃子張其哈喇佃子卽前指成梁弃地也御史
熊廷弼疏稱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堡而守舊鴉鵲
關與橫江地未歸奴故以一峽了弃地之局奴酋
貪我市賞本急於貢我急之奴故益驕輒挾盟豎
碑全勒車價邀我年來壯我軍實緩帑貢而奴故

益急此。馭奴大機爲今計。宜合北。關。廢。西。盛。因。招。致。江。上。而。南。關。灰。以。諸。夷。來。奔。者。寵。以。名。御。置。近。地。以。號。召。遺。衆。剪。其。羽。翼。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伍。嚴。爲。備。奴。且。在。吾。握。中。科。議。則。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紋。寧。東。方。三。十。九。年。六。月。部。覆。如。科。臣。言。

上幸報許。已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兵強。詐殺之。復耀兵侵兀喇諸酋。而江夷卜台吉竟驅投北關。其婿也。因與北關金台失。白羊骨二酋脩怨。四十

一年三月。益墾南開曠土。圖窺併糾西虜。宰燧。兒刻爪兒兔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遼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糴。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已託語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畊牧日久。請奉約。新墾槩罷。濤揣情形上書。謂奴酋止以北關匿逋。婿挾忿。又因拒婚老女。不無少望。別將曹文煥潛盟金白。私給火器。徒張皇。今奴酋遣使干骨里額枉。畊牧新添者盡撤。請質子。示無敢鯁。中朝已又上書。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

關願留質廣寧或京師譯巴卜海乃奴酋親子。
妾真哥生親巴卜太弟也。謹聽朝議進止。其北
關。匿奴婿卜台吉。勅發完聚。當永紓遼患。時濟疏
方侈東夷入質。爲曠古盛事。奴兒哈赤信不背漢
未幾。總督侍郎薛三才。御史張五典。且連疏請救
北關。質子故在。焚劫已及北塞矣。先是中朝因
遼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議于開原遼陽。各募騎
兵五千策應。已因缺餉汰額。總督薛三才請先募
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叅將曹文煥分統。合

四千爲一營屯開原諸堡待其變頃之御史喬鳳
翀新入遣疏稱奴酋意不在婚與女特借負匿兩
字爲北關罪似不必逢奴酋不注意之兩事強北
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體褻前
遣通官入奴誘語以部夷狐衣充賞輕我已甚長
子洪把兔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囚之獄度北
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
以二千七百駐瀋陽而別遣它將以千人駐清河
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

上報可時奴兒哈赤已撤兵十二月以五百騎詣撫順想負婚明無它意四十二年正月益分兩處圍北關奴首徂詐即喜陰陽翕忽每發兵以圍鐵爲名不知所向流聞不賣蜂蜜以備糗糧幾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爲寒心而都御史濤終謂風聞多妄濤之言曰北關開原本覲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卜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久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逋婚且北酋

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患。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濟誤中。通官藉大成之魔。以質子爲奴所輕。聊以解嘲。廷議多右聲救者。三月。奴兒哈亦復整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加主驅逐。會巡撫都御史郭允復新蒞任。薊門援兵及聞金至者。道相望。奴聞震恐。都御史廉知通夷情。養性。把其重罪。令徕入奴反間。遣備禦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示虛聲。奴兒哈

赤遂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骨孛羅遣南關邊外四堡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兒哈赤爭墾。執三岔撫安爲舊種。止結退柴河靖安。予秋穫。至是參議薛國用備查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堡。後猛酋時。三岔入于奴。以撫安堡爲界。及猛酋故。並歸建州。奴結已屬含糊。且察兩關地素饒沃。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澇旱薄收。頃生齒日繁。計必墾南關自給。揭稱我制。如正在此。奴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糴。我以清撫

制奴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請無枝梧。
結。因與鐵嶺遊擊梁汝貴等查勘。將前四堡及
白家衝松子二堡。共立碑六。白家松子二堡臨邊。
向係高山未墾故也。都御史執白家衝非原題。并
撫安非奉。旨驅逐地。且私立無以服夷。行暫撤。
國用抗議。撫安要害。咫尺鐵嶺。斷不宜失。會御史
翟鳳翀巡清河。語夷使照界鐫碑。姑給柴河秋穫。
遊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敢越。
種。七月。部夷盜襲陽馬奴兒哈赤。卽戮碑下。示恭。

謹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蓋奴酋多慾。如名類此。都御史疏報退地。請將撫順備禦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酋一攻北關。卽會遼陽出搗。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河備禦移駐原委。廢將羅拱極撤回。以馬時楠專住本堡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翀亦疏稱奴所最貪。清撫之市。而所最畏。清撫兩處之搗巢。部覆從其議。四十三年。白羊骨竟許婚煖兔。遣諭不聽。都御史郭光復謂曲在北關。我不能禁北關之嫁。又安能禁奴酋之攻北

關自恃力可抗衡。而又繫援。援兔。吾且聽三酋穴
中一鬪。按甲以收刺虎之功。因令中協李繼功以
一軍屯清撫。東協楊德澤。援遼麻承恩。以一軍屯
鎮北。總兵王楸。以大營駐瀋陽。調度奴兒哈赤。亦
訖無變動。四十四年。六月。清河私出松山採木。爲
奴部殺掠。御史王雅量叅遊擊馮有功。戴罪以需
後効。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律令部夷赴撫順
市。泚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
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撫都御

史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廻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傳調。唎喝。杪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颺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望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嗣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畧。詔總督薊

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例也。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救。廷議懇發帑金。湊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殲稱夷虜。更番戍我。征調未集。請練士著人卽爲守。遼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第。

運濟餉。尋以虜倣薊保撫臣罷移鎮。本兵引征倭。
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
發。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賁夷文請。
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護北關。
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蓋張儒紳等。係東。
廠差役。奴酋藉以間。

帝座。諱最秘。會廣寧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
殷家庄堡桅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遠必以剿之。
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加爲剿。乃爲完算。請逮治遠。

撫臣李維翰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經畧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剋堡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問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

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
革職爲民。偵者頗云。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
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煖合
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詣秦晉。且督匠
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姻。命借大工馬
價各五十萬兩濟遼餉。頃之。西虜乃鬪炒花等進
犯長勇堡。七月。賜死事總兵張承胤謚。加祭二
壇。予立祠。名旌忠奴兒哈赤從鴉鵲關人。二十二
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

戰不從。賊冒板挖塹。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
上城。旃戰死。儲賢遇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
敵。亦死之。時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
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公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叅將
賀世賢於靈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畧楊錦劍一。并諭飭諸邊。經畧聞倣
單騎赴河東。靈陽寬奠衆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
道等以徇。議徒寬奠子女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
府右叅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并乞硝黃。

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八月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少卿周永春往及設援遼餉司九月遼援遼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相以朔三日馳濡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歸尋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墜地震報相踵冬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韓台州勦奴酋二寨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練段盡半表裏。風厲過。是月。海州
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四
十七年正月。我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
方畧。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期。經畧楊鎬遂決策。以二月十一日。誓師遼陽。凡
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
出邊。趙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
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

陽攻其西李將軍如相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
從鴨綠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綱率都司
祖天定等從麻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
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
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慶麟並隸戲下
更令原任總兵官乘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
寧善已矣撫順陣遊指揮白雲龍殉衆期廿一日
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

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三月朔。杜將軍松晨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弃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寧永澤麻岩死之。剽將軍繼獨縱兵馬家寨口。

深入三百餘里。剋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綏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唯清河一路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綏出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墜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祖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

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
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
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頗
謂李如相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有謬
巧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詔
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
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

上竟遣如楨往撤如相候勘 諭經畧楊鎬戴罪
眊事。廼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

宰煖諸酋並甘奴賄煖。兇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稱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砍聯船。陰圖金酋寨。頃之。奴兒哈赤以零騎窺濟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男貴英把兔陣歿來告。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盡殪。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酋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連。

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卽襲老寨。無爲所給。大學士
方從哲疏。藉遼民爲兵。并捐俸濟餉。御史楊奎因
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屬。及墮
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時自四月望後。宣
武門外嚮關。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協
理戎政尚書薛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歿。
人人自危。虎塾兔愁。擁衆數萬。臨廣寧邊旋去。宣
鎮營兵鼓噪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胤。賜
勅褒恤朝鮮。并令經畧宣諭北關。而奴兒哈赤已

於月之九日。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項之河東。謀稱奴首部夷可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脩寨。并添清河路柵壕。五月二十九日。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畧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胥後命。蓋自敗書初聞。中外倉皇匝月。爾後舉朝轉弛。

上亦稍復寢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斥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

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煖新盟孤城立下。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濟鐵奔潰。上乃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并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

上賜劍。令刻期從事。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鼐疏請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

從改差御史張銓按遼。而大司馬及職方。且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失。宜賜勅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藉聯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卽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開款令郡邑捐助。有譏哂之。七月。抄花攻剋十方寺堡。奴兒哈赤聲窺鐵嶺。

上允省稅。暫充遼餉。左贊善徐光啟願使朝鮮宣諭。應援有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

兵馬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蓋自開原旣剋。潘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良可嘆也。經畧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屯。以捷聞。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迹。遊擊劉遇節等。正軍法。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慰勞備至。且諭北關必復意。人心始定。

上度新經畧已受事。十三日遣提騎逮治楊錦。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鬪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殘級爲首功。經畧熊廷弼亦摘如楨十不堪。謂賊陷開原。淫泐捆載不能遮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瀋驚竄。願急調李懷信代將。北關且報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防內變。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佯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

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矣。

上聞報。命李懷信刻期赴遼。曾經畧獲奸細。質朝輔。悉賊攻北關及遼瀋本謀。朝輔故撫順諸生也。奴兒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兔。紗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眎遼瀋直几上肉耳。

上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啟。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予總督汪可受回藉。經畧熊廷弼疏稱遼瀋勢難兩全。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

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遇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爲質。且連援兔諸營。持諭帖激抄花虎愁。啖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遼左爲甚。經畧特斬遊擊陳倫軍中。曰。有貪淫如倫。法無赦。一軍皆悚。因決策還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

爲防。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啟以事多肘掣。疏請

上裁不報。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奴酋方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卽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頗不貲。十一月。奴兒哈赤擁衆入龍潭口。且往開鐵。駛運

密粟。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背氣二道。芒色甚異。司天失占。而謀稱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方令黃把兔等謀入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遼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炒虎塾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兒。杪花等。與奴酋歃血。約虜從三岔河迤東截漕船。奴酋從清撫犯遼陽。遊騎往來撫順間。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

擾本兵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砂。僉謂兵占。已而奴酋竟寂然。四月。謀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總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抄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諭添兵廣寧。已又謀稱奴酋糾伯要兒歹青等營入犯。及收江夷爲用。窺海道。經畧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徃誘虜睨河西。徐圖乘敵。釋牢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磬偽。

榜招降。詎悔無狀。經畧秘錄轉聞。激閣部同仇。兼請恩賚將士。前此議改贊畫爲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及是始得旨。刻期赴遼。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畧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餉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援兵踵遁。嚴檄招撫。亡何。

宮車晏駕矣。奴兒哈赤本以孤雛。久蒙羽翼。一旦

狠天作仇。殲滅自不旋踵。而坐兵餉不繼。久稽天誅。膚功有待後人。是可恨也。

論曰。方奴酋長驅開鐵。兵不血刃。卽蚩尤用兵無以過。而竟徘徊歲餘。不敢越遼瀋尺步。何哉。凡兵以氣勝。始吾敗軍之餘。不可復鼓。奴酋得折筮立下。及氣久漸定。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惟養吾全力。而操縱於饑飽勞佚。楚之以漸。計彼銳易折。而驕亦可乘。最爾一隅。自將坐困。而無奈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則以不能守爲戰罪。守而墮

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千人與瓢。可若何。語亦有云。誰爲手打賊者。今策奴酋。無以口打賊。則善矣。

余嘗按奴酋前後事。臆曰。奴酋本以孤雛崛起東方。其人固梟鷲。善用兵。然方侵及商時。羽翼未就。諸夷未甚附也。初斬一叛夷獻。功甚微。而遽晉都督。先爲之極。令奴得借以制東夷。日長炎炎。求加秩。則加秩。求金繒。則金繒。夫奴何厭之有。海西貳。則藉北關之彙。以圖南關。南關盡。

則鼓西夷之焰。以圖北關。誣那酋。則以搶妻。誣
猛酋。則以奸妾。撫順血誓未乾。而忽答已羈建
州矣。今日索參價。明日挾車價。朝而弄戈。夕而
輸款。順則弃地可還。親子可質。畊牧可撤。逆則
逋婚必爭。老女必索。焚劫必逞。必使其出言如
轉環。用兵如刺蜚。近世諸夷。有狡於奴酋者乎。
奴據地險。又利盡東夷。華人多爲彼中翕。撫臣
濤謂習遠則然矣。顧遼今日不自強。而徒望不
可知之夷。守九百五十里之塞。有如北關併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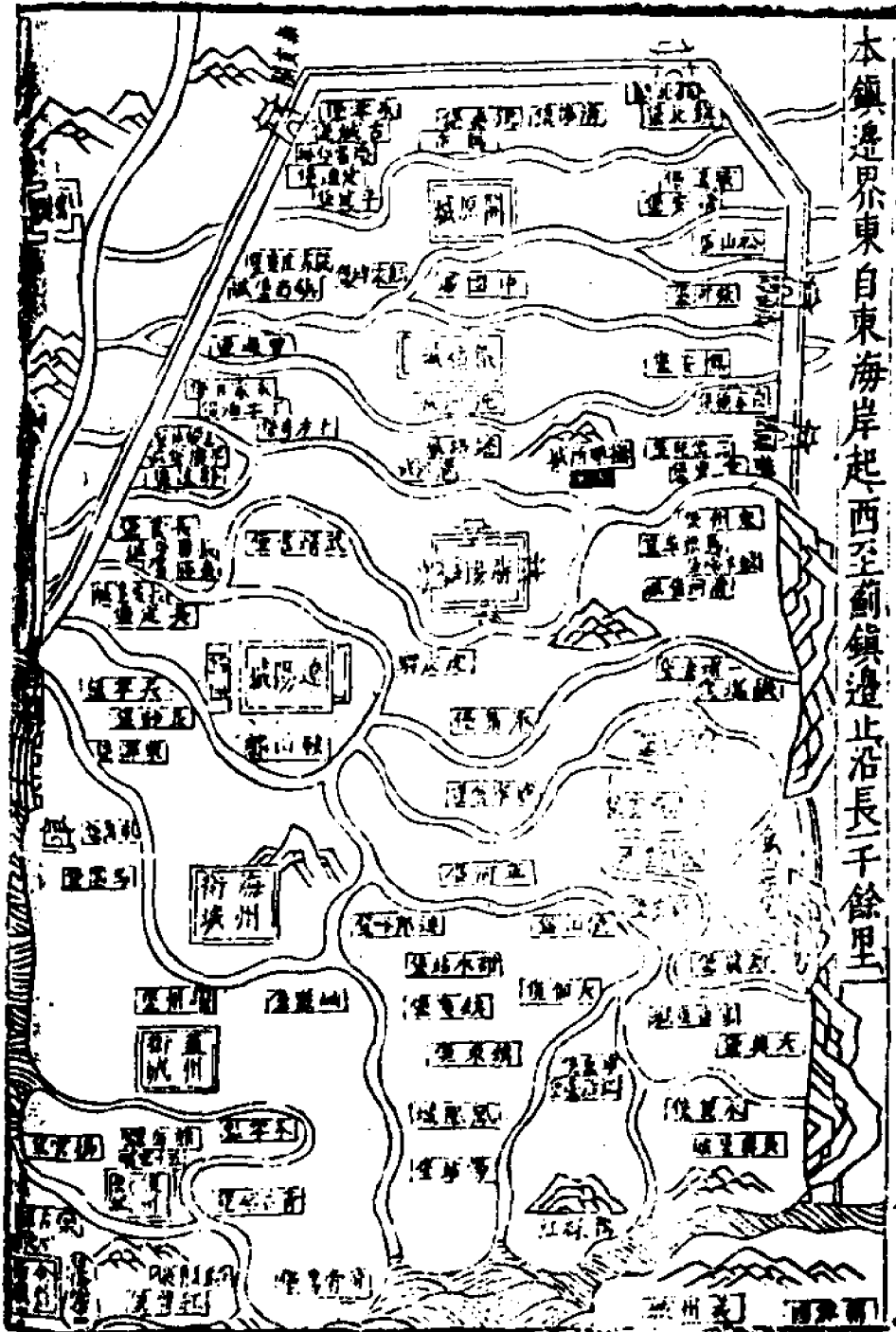
開鐵且虞震隣。又安望奴保塞。如今日也。考奴地。自吞王兀堂。南隣毀陽寬莫。自馘阿台。北隣撫順。清河。自嚙猛骨。孛羅。北隣開鐵。與遼壤地繡錯。計今乍吐乍吞。未敢訟言與遼爲難。尚以北關塞其前。朝鮮擬其後。遼當胸脇。或倚或角。勢未十全耳。北關一折而入奴。禍中于遼。豈侯智者決哉。余憶己酉。遼日告急。加兵兌馬。皇皇奴侵噬在漏刻。已以歸地減車。苟幸無事數歲。癸丑。遼再告急。周章如故。亡何。撤畔歸質。且以

潛盟罪路將矣。我緩而奴故急。我急而奴故緩。我徒奴。緩亦緩。奴急亦急。幾若此而不爲奴首。訕笑。弃地卽未可問。而徵邊地以輸奴。速五百三百。以建州併南關。勅三百六十七道。予之何名也。知緩急之權者。乃可馭奴。則前後在事諸疏。可著廊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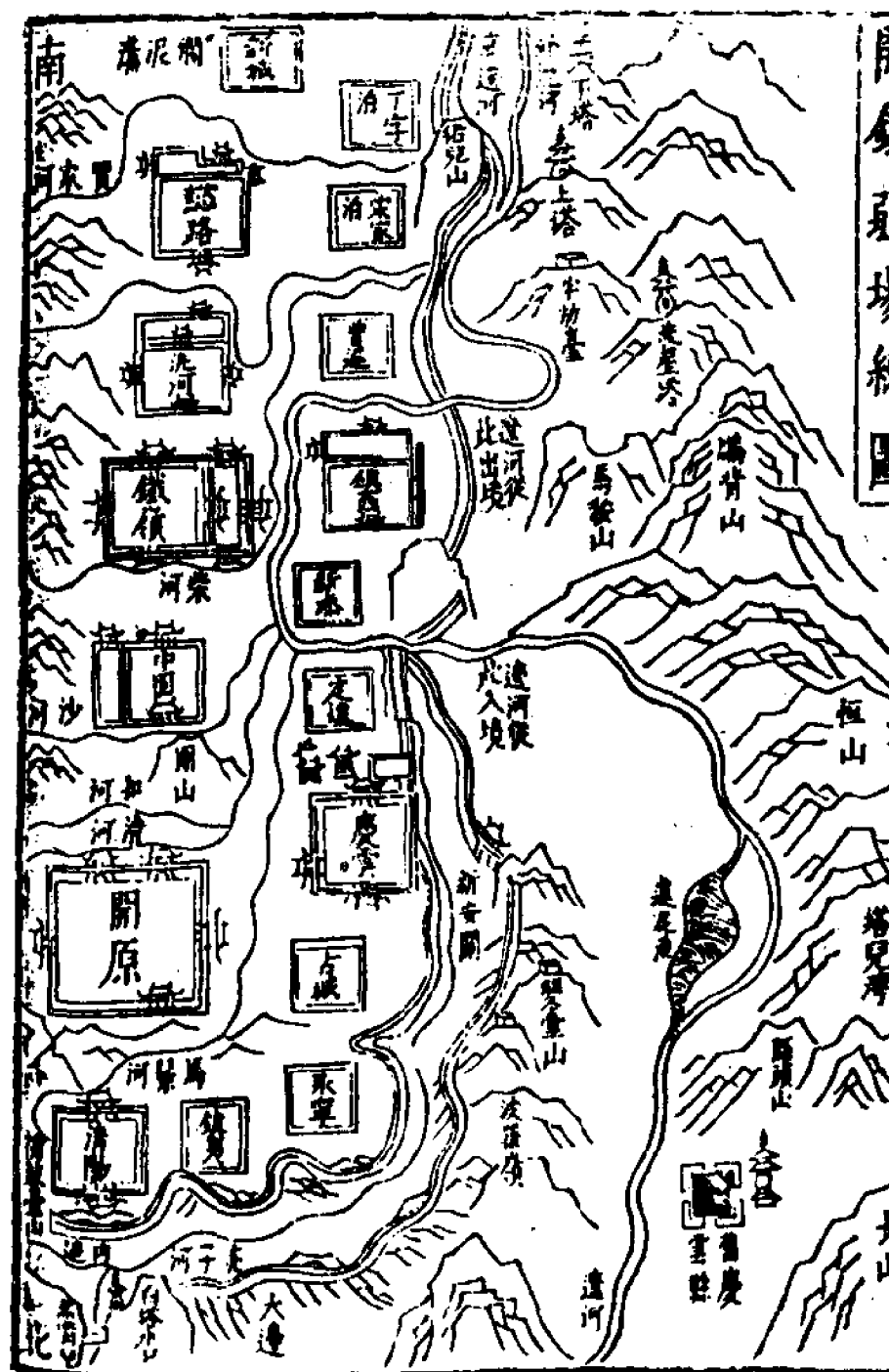
此歲在乙卯臆語也。今局稍異。因并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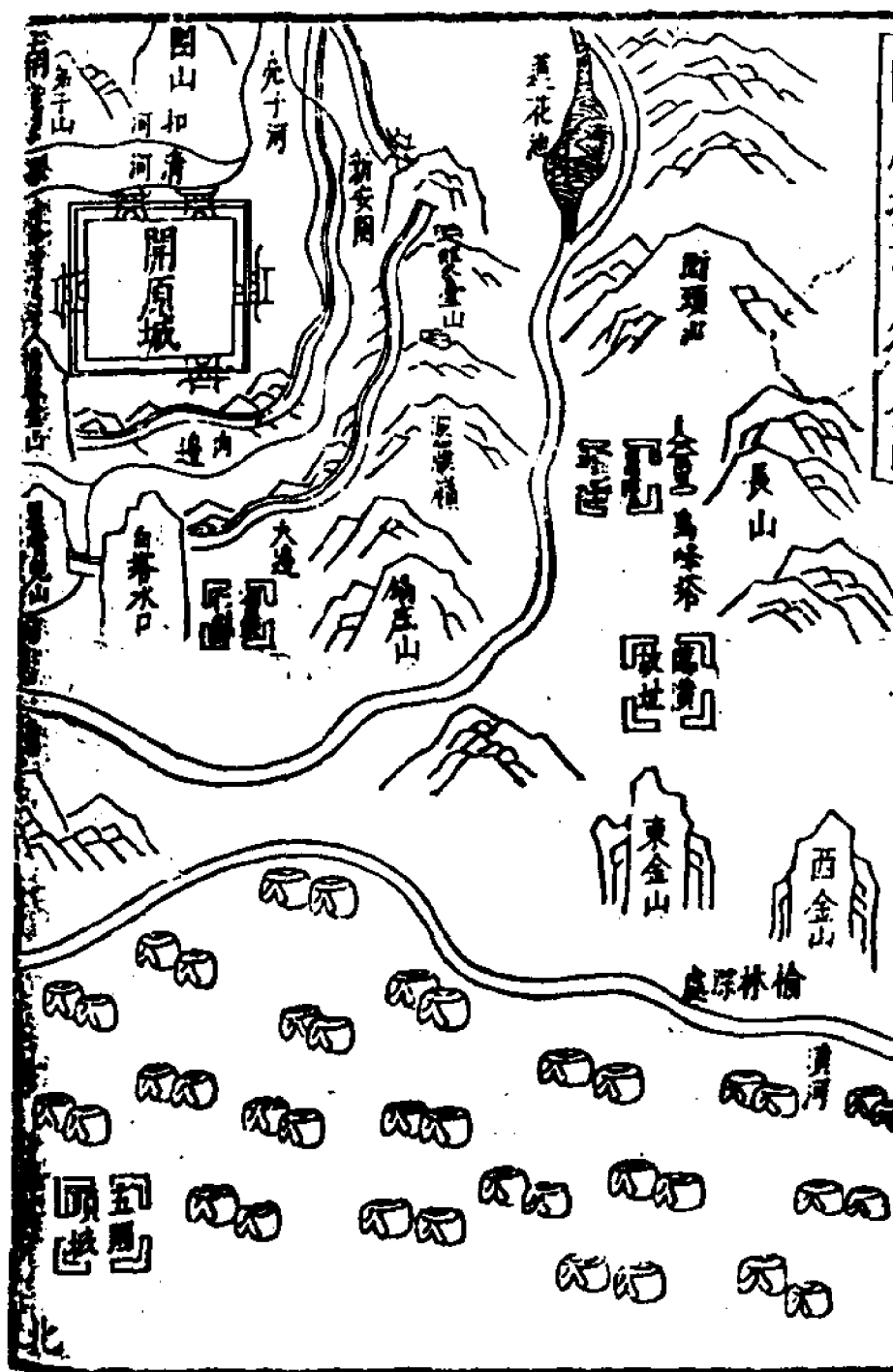
遼地負山枕海我朝經制爲詳北隣朔漠而遼
海三萬藩陽鐵嶺四衛統於開原足遏其衝南枕
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相屬海濱足嚴守望東西
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
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東
山諸堡以扼東建烽堠星聯首發尾應易稱守險
備矣始遼陽廣寧開原鼎峙稱三大鎮今開原淪
於夷震鄰剝膚憂未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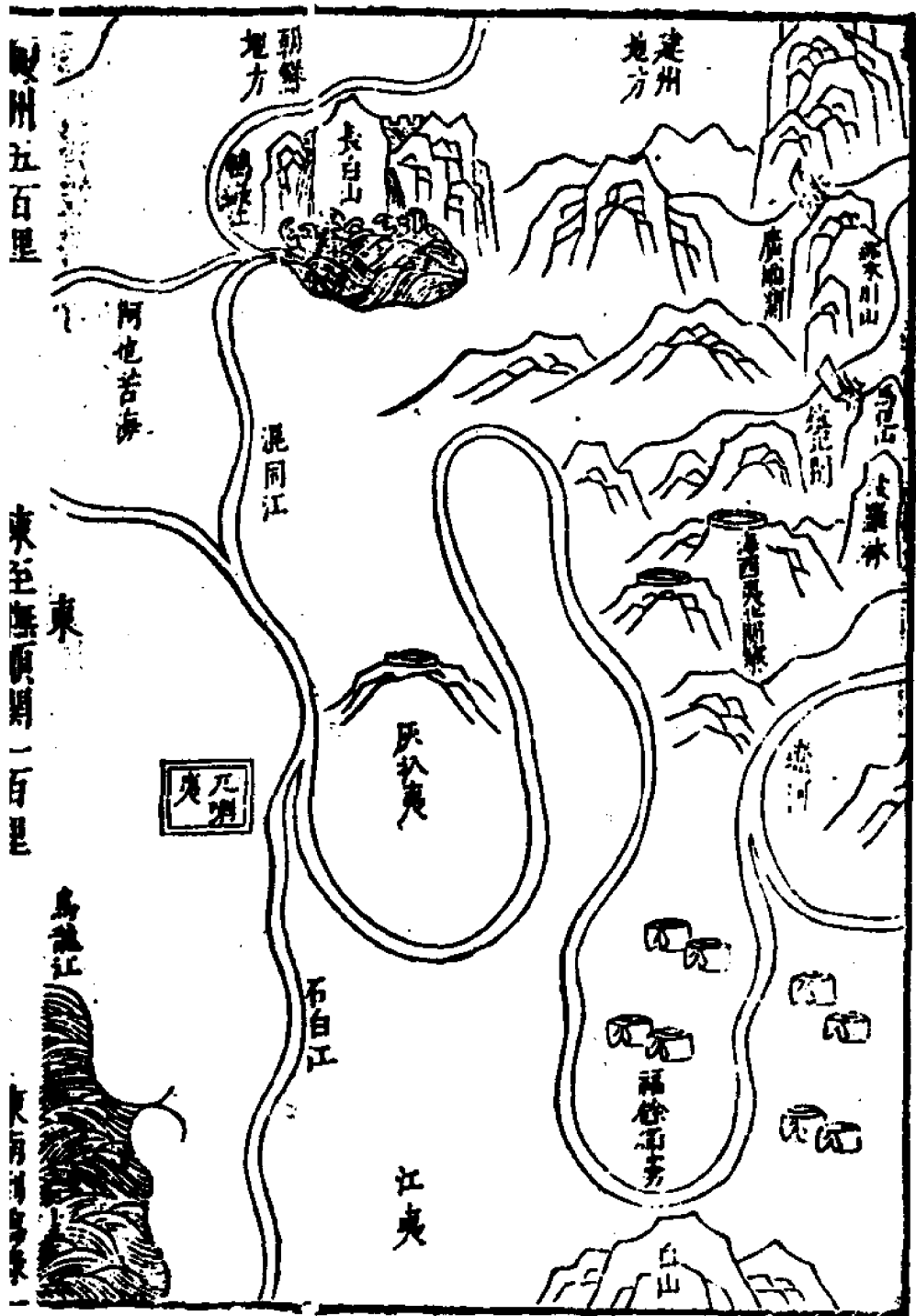
本鎮邊界東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鎮邊止沿長千餘里











20

河 道 至 北

大有



塔山舖
平田舖
東山舖
榆林舖

Ed

不盡

分水嶺

沙滩

猪婆江

南山

火河

大山

貴德縣

嘉永堡

香水

渾河邊

白塔河

蘇州府志

石城山

一陽達至南

卷之六

主體三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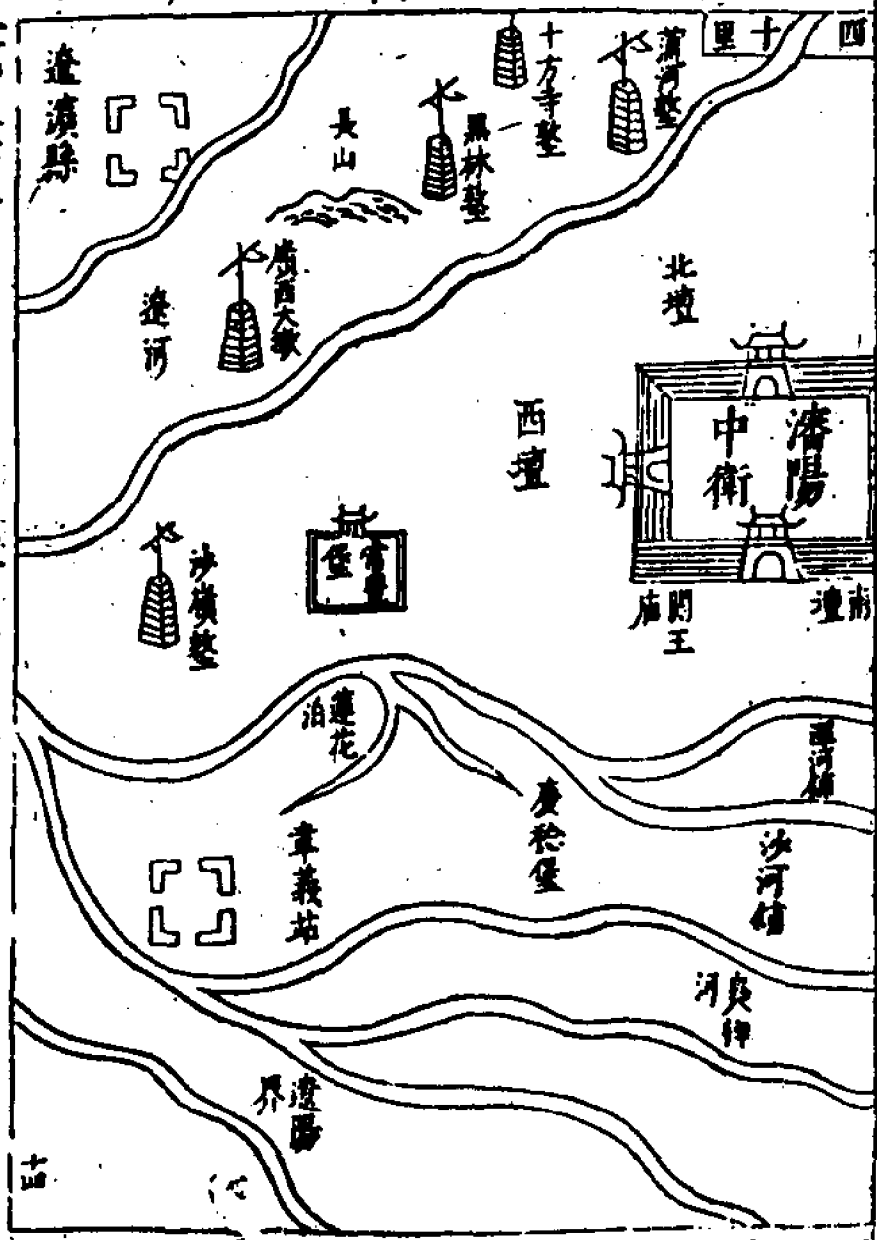
圖

衛

二百五十里

西至靜遠堡七十里

西南到章義



四十里

里十一

北營七百九十里

東至清河堤約二百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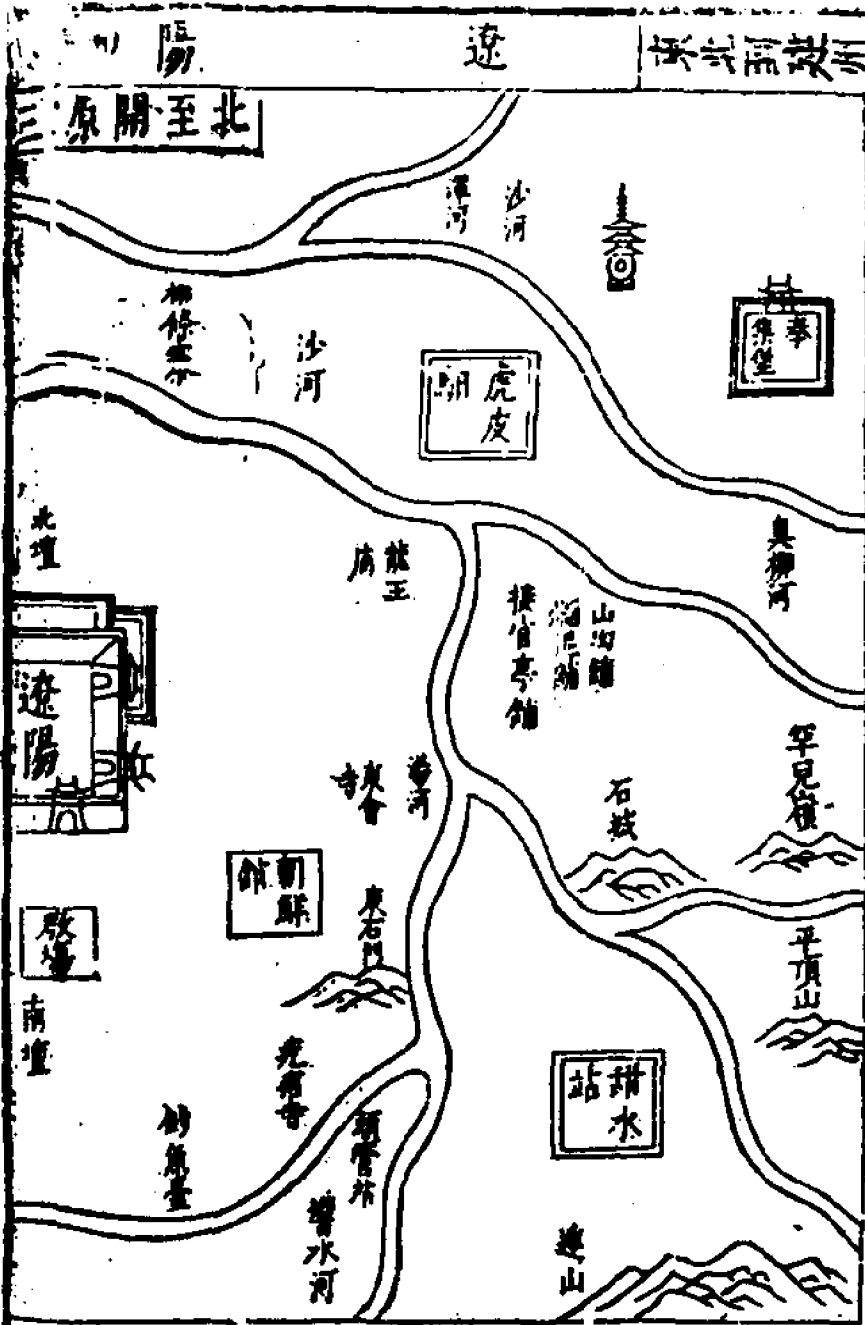
東南至鴨綠江

遼寧省

遼

陽

北至開原



南至旅順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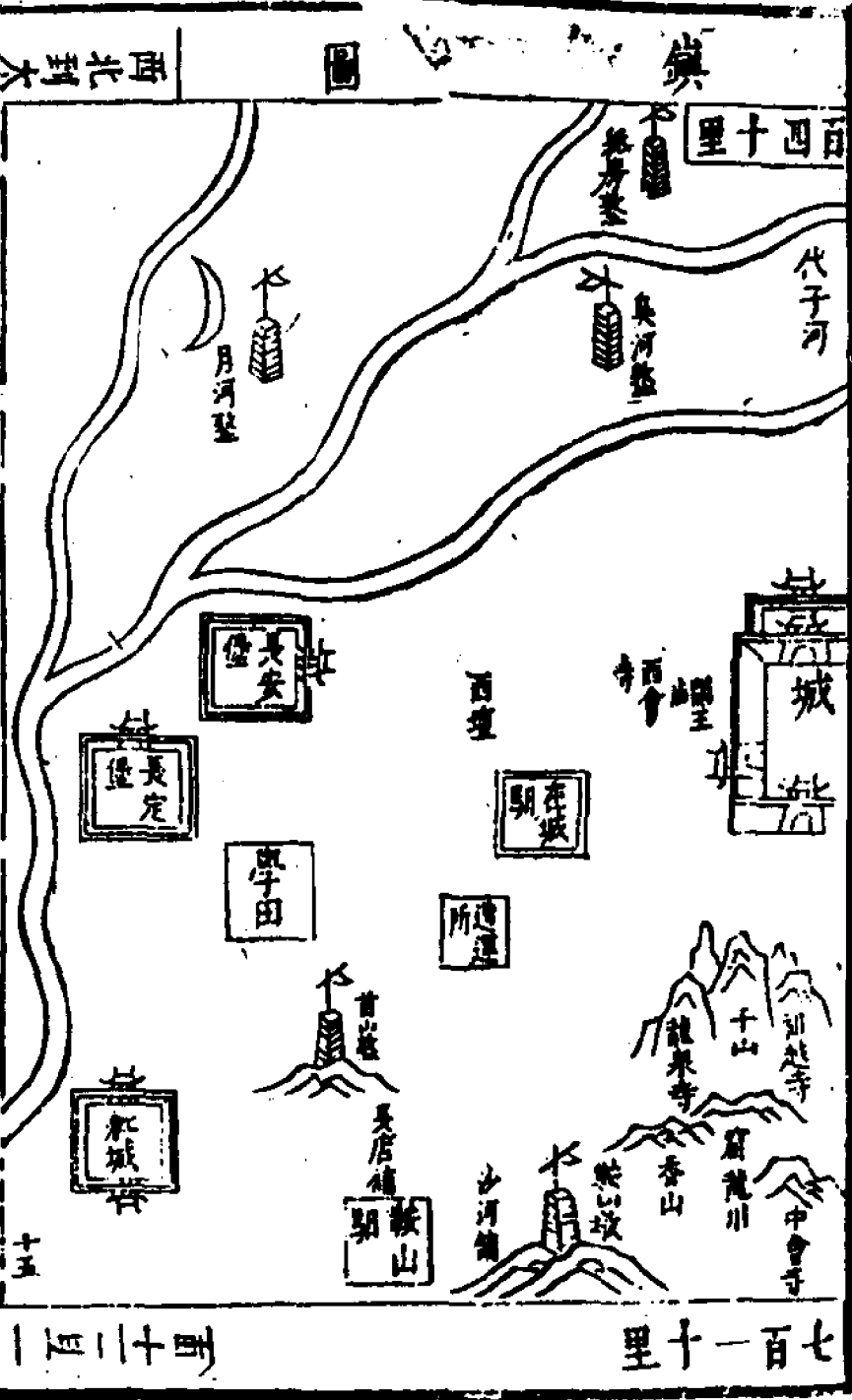
江州四十里

西北到大海

八百六十里

西到廣寧三百六十里

西南到海州



十五

四十四里

七十一里

興安縣州城

廣

寧

一百一十里

東到湖州衛一百里

東南到廣平石屯

北至寧州

正安堡

白雲山

東北山堡

北山堡

北山堡

驛堡

驛堡

高橋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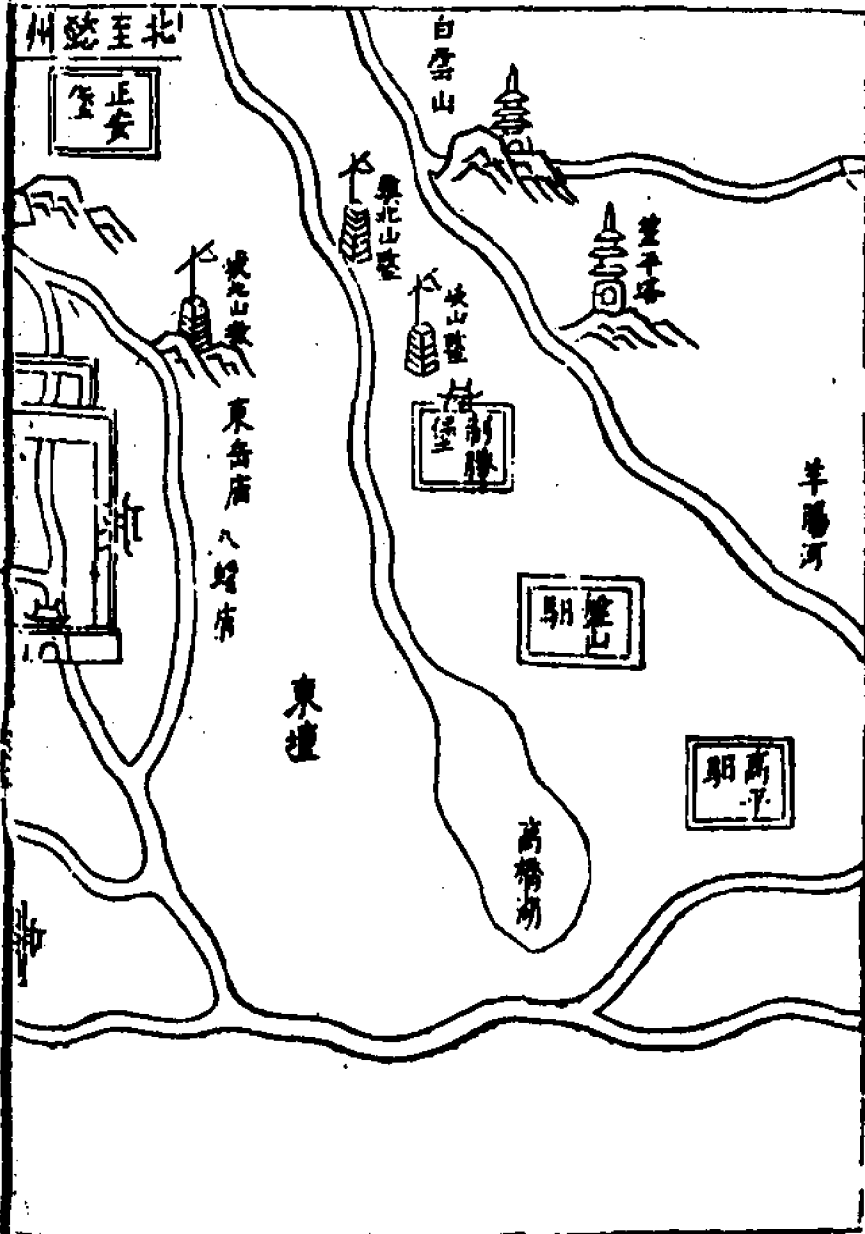
東壇

東岳廟 八塔廟

州城

南至大廣河

西至



西北到西川

圖

鎮

一百八十里

馬市

三尖山

團山

北壇

皇旗

高山

望海山

細河

雙峯寺

楊郎河

箕子廟

興教寺

北鎮店

西壇

四塔橋河

城

廣寧城

左城

場

四塔

關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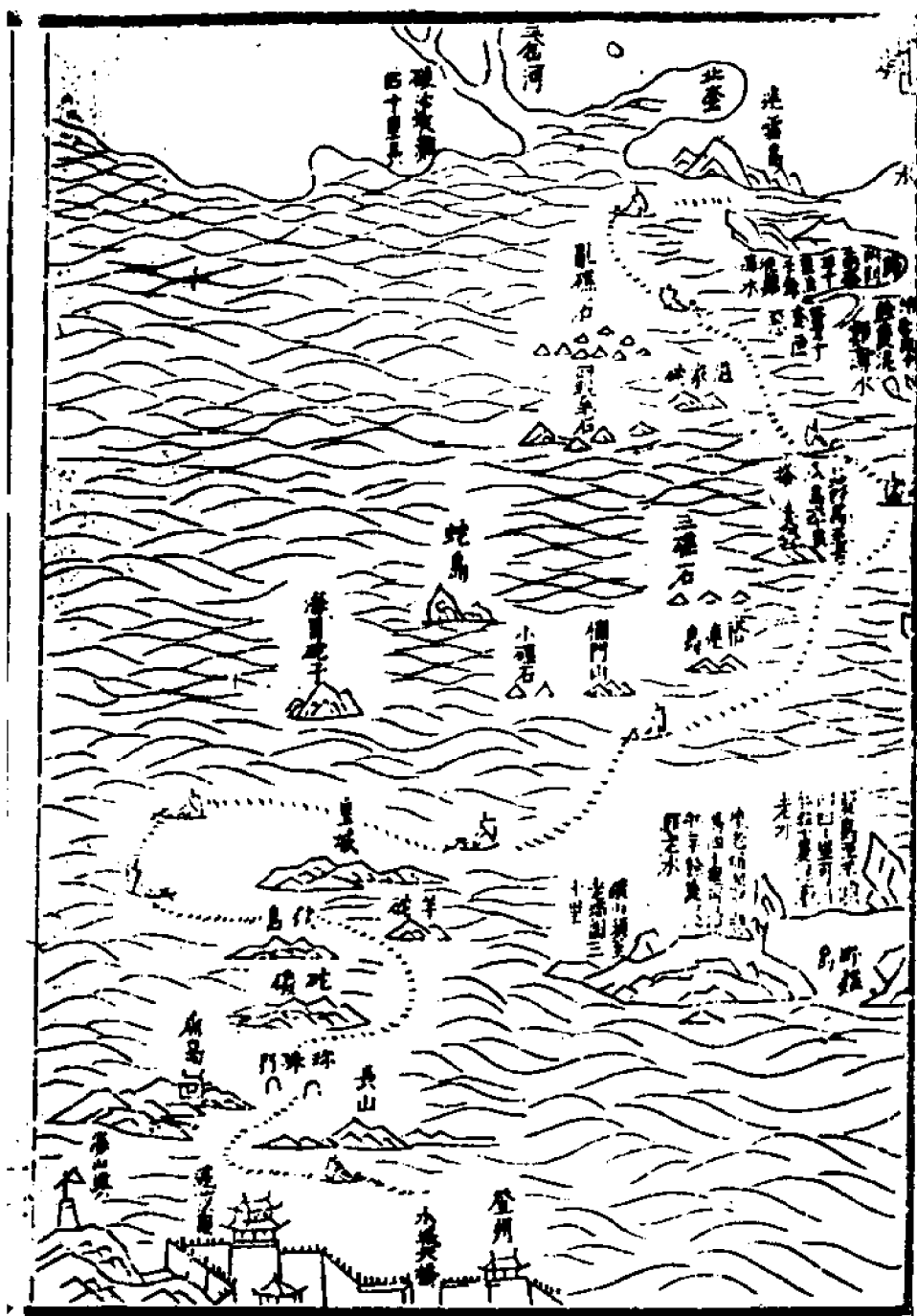
一百三十里

西至義州街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廣寧中

街一百八十里

里一百一十二



開原道屬三衛一州。乃古肅慎國西南境。戰國時爲濊貊地。漢爲夫餘國。屬玄菟郡。

開原城。卽遼黃龍府舊城。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

鐵嶺城。卽遼銀州舊城。南至遼陽城二百六十里。廣寧遼陽相距三百五十里。河東土腴人稠爲全遼根本。故國初建都司于遼陽。

混同江。北流過灰扒夷地。則名灰扒江。過兀剌夷地。則名兀剌江。又北至海西。屈而東入于海。通名

烏龍江。

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百里。其巔有潭。瀉水下成湖。陂湖中出東珠。今其地爲建酋奴兒哈赤所有。故建酋日以富強。

金州旅順開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徑五百五十里。水程適中海島。名羊塢。兩日內。風力順可到。先一日辰時。自登州新河發航。至晚抵旅順泊岸。次日辰時。自旅順發航。至晚北抵三汊河泊岸。蓋自旅順口起。抵海中羊塢黃城二島。約三百里。自

黃城南抵欽島。麗磯島約三十里。欽島抵井島約七十里。井島抵沙門等島一百三十里。沙門島抵新河水關僅二十里。總括其數亦五百五十里。各島相接如驛。

東事答問

余旣次東夷考。曾遼瀋敗書。杳至。客有造余曰。殆哉。岌乎。此局全輸。不可爲也。余應曰。然。始下清撫。譬豕狂突。三路覆師。虎斯翼矣。開鐵去而游騎縱橫。如虎負嵎。今且并躪遼瀋。遂成出柙之勢。軍敗鼓聲。死可若何。客曰。語有云。危不能安。無爲貴智矣。奕或食兩而窮。謀有先迂後合。今欲奮澠池之翼。策桑榆之効。子大夫囊底餘智。將何徐之出。請借前箸。共商弋獲可乎。余曰。中流一壺。千金等直。

後時蓄艾。猶憊墜臍。余不敏。抑嘗與聞疆事。崖略
矣。左足試窺。中懷空契。願聆石畫。佇展芻議。
客曰。西虜東夷。雄不兩棲。我艷虜以封賞。借彼
距張。我羽翼捐金。繒以樹藩籬。未爲非筴也。余曰。
自開夷訌。蚤結虜交。豁壑難壓。要挾無已。且虜中
枝節。如宰煖竝。稱梟桀。今宰賽久就繫。煖拱而下。
莫敢與衡。計強部獨炒花及虎墩耳。炒花九子。叛
服叵測。虎墩新耦北關。聽其煨燼。曾莫振救。犬牛
信信。惟利是圖。頃亦備于奴酋之橫。安受其誨。窺

我虬弱兼思聚逞卽遣舌辯縻以芳餌尚將踴躍
觀望伺便而動恐未能如吐蕃回紇竝爲唐用儻
因腦毛大之挑激說虜虛聲潛襲奴酋心畏禱虛
倉皇引退廣寧便可十全笑之上也虜卽遲回不
與炒花諸部東合乘釁奴酋陰虞西虜之擬其後
當亦未敢空國渡入笑之中也萬一諸部不受縶
縻效尤屢發夷擾於前虜困於後腹背受攻何以
支吾又或虜以各應援而以實佐國借鄰飽屢漸
可畏乎相機操縱當審諒有微權惟使各虜竝就

戎索以紓目前之禍。而又無蹈驅虎進狼之譏。則大善矣。

客曰。遼兵堪戰。向止八千。初議濟師十萬。繼復添募至十四萬。征調再歲。勉副前額。臨敵曾不得其半臂之用。止川浙兵賈勇衝鋒。歿喪略盡。廣寧幾不能軍。近雖催檄援兵出關。終鮮精銳。恐亦望敵覓憐。而召募遠戍。又猝不應手。爲之奈何。余曰。兵不在多。要以精銳爲主。淝水赤壁。並以少許取勝。記稱將不知兵。以卒子敵。雖多奚爲。正今日之謂。

矣。廣寧勢迫，計難遠望。征調惟去歲練臣所簡，習
盡數徵發，可救然眉。再於西鎮量行摘調，共得勝
兵數萬，統以良將，鼓行而前，當令壁壘生色，可恃
無恐。但山海關須畱重戍，以爲後勁，不得空壁盡
出，致令緩急無措，亦不得專藉口持重，擁兵自固。
以廣寧爲孤注。一面本兵馳檄召募，以求代匱，亦
貴精不貴多。先儘見伍挑選若干，刻期啓行，旋補
足額。最爲直捷。此在各省鎮督撫及總兵官同心
協謀，又卽妙簡能將兼程統赴軍前聽用，矩遁

踰期。繩以軍法。兵部以征調之遲速強弱。分別鎮
巡功。舉奏聞。區處不必別差。科道部屬四出。以滋
紛拏。至於京營額兵。可三十萬。惟存空籍。止選鋒
及尖夜二項。尚可得精銳三之一。請遣風力科道
二員。會同兵部。從實查覈。老弱量畱城守。精銳分
派練習。須得實在額數。卽將清出虛餉。廣行招募。
九門各屯一營。擁衛

神京。蚤晚一呼可集。則余昔年小疏。嘗屢言之。或
俟練習。業有成効。量復先年分戍近鎮之制。更番

習虞尤爲長便。及查兵部原有親兵三百。似宜復額。倍加精選。以佐緩急。宋兵最弱。然考靖康之變。禁戍及諸道勤王各師。尚二十餘萬。今都城設有不虞。誰赴纓冠。卽如內地督撫兵備衙門。各宜預選精銳。收寘軍前。遇有征調。最便抽發。平時蓄有雄勝。兼可潛折奸萌。一切郡縣衛所快壯義勇。並宜掣回。專官訓練。有司不得私役勾攝。汰去老弱。部分騎射。旬省月試。上下其食。是亦足兵至計。又或責成備兵使者。博訪驍勇。所在應募。溢額考

滿量爲加級。其起用陞任赴京等官。能招精銳若干。聽開送所在院道。驗給口糧。從行入京交割營伍。驗果堪用。仍加優異。但不得乘機冒濫名糧。如是而師旅不精。行伍不實。吾不信也。

客曰。夫募兵則旣聞命矣。自劉杜兩帥遇覆國無宿將。聞敵膽怯。至如賀李二叛。操戈入室。專閭擁旄。甘爲敵中翕。言之髮豎。今欲慎簡將帥。道將安出。余曰。案兵法。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拊解而思。頗牧。今也其時。第國家任將之權太輕。而用

將之路太狹。武科世職。以薦剡爲殿最。層累而至。崇秩。他雖有力如虎。無所用之。而大將位不踰都督。賞不越百金。寵至賜璘玉極矣。封拜世爵。近歲寧遠外無聞焉。又旋以蒙議罷襲。至降敵。亡虜罪不及孥。終無以繫其死命。何惟偷生辱國。比比皆是。淮陰以勝下登壇。遂裂地而王。彼開基固無論。唐宋將帥有功。封爵每至王侯。以千金爲恒賞。錫予田宅。奴婢無算。至如李陵出塞。漢武召視。母妻殺也。而趙括母。預請得無連坐。蓋榮辱若斯。關切

也。今宜略倣行之。以激發其忠誼之氣。無使來去自由。反兵相嚮。至於命將。須多預爲之地。考先朝出征。率以侯伯克叅遊。及左右副將。遞陞至大將軍。與流官埒。邇來止懸京管漕運數缺。以待世爵。體更優崇。而閫外絕寄。遂甘以執袴浮湛。殊非共國休戚初意。今宜隨伍練習。有卓然穎露者。試補叅遊。以遞至推轂。一如前例。則世爵自可得將也。語稱將有將種。除世爵外。如東李西麻。土達所襲。及王杜尤蕭等族。家世曉暢兵事。從中推選。必多

雋傑而歿事後裔。倣羽林孤兒遺意。倍加優卹。豈
無散金養士如灌夫等流。願爲父雪耻。若輩量授
相應職銜。令統家丁。隨敵報效。有功照例陞賞。則
豪族自可得將也。向來武階。惟功陞一項。起自行
陣。身獲首功。其人必多驍勇可用。乃寥寥數人。仍
以薦格爲序。需次授職。漸迫遲暮。祇令英雄短氣。
今後請於敘錄後。卽列名推用。使得乘時殺賊。自
效。但不許以將領子弟。及報捷効勞員役。混入功
陞。冀邀甄錄。須巡按御史於勘功日。特爲驗試。明

白報部。以便優異。而所在督撫。及備兵使者。於行
間官舍。不時比試技勇。鈐略。自才過十人等而上
之。以及百人千人萬人。遞推爲長。破格薦擢。則材
武皆喜于自見。軍中亦自可得將也。國家武科
一途。最屬鹵莽。各省鄉試。臨時報名入籍。又量試
弓馬。專以論筴爲去畱。大率倩人爲之。絕非英雄
本色。今後請於兵備道屬。各寘武學。量改郡學教
官二員。提調令衛弁子弟。及民間有曉習騎射。膂
力智謀。可備驅策者。歲時送道收試。作養略如儒

學事例。省試會試。並以拳勇弓馬爲主。末場專聽
比試圖器。有力扼虎。射命中者。但解押字。卽寘上
選。并不必以翰林官司校閱。宋時進士試作邑尉。
刺史兼轄軍民。以故李綱宗澤。竝出科目。將略蓋
世。國初開科。猶沿此意。兼試騎射。請此後將儒
學射圖查復。督令諸生演習。定有儒將輩出。則文
武兩途。皆可得將也。古者命將。或釋自纍囚。或起
自羣盜。果有彪虎異姿。雄才大俠。不妨脫械從軍。
聽其立功自贖。卽刑餘亦何渠不可得將。要以延

獲極寬而轡勒在手。將非城腹心。不必借不異代。
項自渡遼之役。一時總兵冗至十餘。權位既不相
下。進止皆得行意。況爵賞已極。誰肯効死。材驁齊
驅。因之陸梁。急則有投賊苟活耳。善將將者。行不
測之賞。則資格有所不拘。畱將來之地。則使相有
所必靳。史稱宋祖御將。止授緣邊巡檢。不加部署。
大有深意。及讀蘇洵任將論。先後予奪。別有機權。
叅合著眼。名將盡入吾彀中矣。

客曰。國家歲供。僅給九邊。項自加派遼餉。間左

騷動。竟齎盜糧。爾後軍旅方興。轉滋勞費。正苦息
肩無日。且有意外之變。今欲不加派而餉足。其道
何繇。余曰。惜也。因糧于敵。爲賊謀甚巧。而吾餉愈
絀。司農竭糈以奉戰士。自非天雨鬼輸。必漁取以
豪奪吾民。民殫髓以供賦不足。鬻然而有遠心。寇
賊乘之。內變必起。此真國家根本大憂。萌已兆
矣。自昔海內蓋藏。千里棊置。望緊郡縣。號爲萬家
之湊。其府庫必並有餘蓄。可支數年。猝有緩急。盡
出以資戰。生垣廟堂。搜括積餘。幾至焚林竭澤。大

約民間之輸積。悉輦而并于郡縣。郡縣之輸積。悉輦而并于藩司。藩司之輸積。悉輦而并于司農。天子又自總樞稅金花上供所入。而筦于內帑。至司農仰屋憂不贍。水衡問寺借支。且盡。繇是海內虛耗。內帑獨溢。語稱財爲泉府。當如流水不歇。久壅不流。必有水火盜賊以旁泄之。瓊林洛口。覆轍可鑒。倘蒙

皇上垂憫困窮等。內帑永封椿。慨發以佐司農。明詔不忍加賦。海內聞之感動。必將父子兄弟轉

相告語。爭出死力。一舉減賦。何奉天赦書所敢望。
無已。則議改折。無已。則議抵克。如上供織造磁器
等項。暫停數年。可改抵累巨萬。如南北農桑稅絹
等項。暫停數年。可改抵累巨萬。如料價藥味。一切
不急之需。暫停數年。又可改抵累巨萬。外此如屯
政錢法。非不屢議修舉。終成畫餅。鬻爵市稅。業已
析及秋毫。亦屬涓滴。要在奉行以實。庶獲少佐軍
興。及查昔年開墾天津水田。曾報有成效。此或可
循舊額。廣收屯粒。以省飛輓。至若凍餒彌望。彷彿

江南倘召募游民。講求水利。旣阻戎馬。兼積芻藁。虞學士集遺議具在也。其次則清逋賦。歷歲糧額。有具領在官。而解役消費者。有見輸在官。而奸胥乾沒者。有未完在官。而保欺侵漁者。此等原係民間已吐之食。豈堪盡飽羣饕之腹。從實清查。計還官當亦累巨萬。其次則議贖鍰。諸路爰書。多有證據未確。上下可比。輕重不倫。凡麗矜疑之條。量開一面之網。略倣甫刑。當以贖金。旣願嘉與維新。不妨厚加料斷。其次則嚴贓罰。年來貪墨露章。僅從

褫奪。旋已覲顏素封。曾何損其毛髮。請自今論劾
賊私。無據風聞。倘遇巨貪敗露。已騰白簡。卽畱任
對簿。如果證佐明確。奏請移文原籍。追沒田產。一
切舞文猾胥。并加窮竟籍官。不在常赦之例。計佐
邊儲。兼懲墨吏。其次則覈度牒。游僧麋集。私刺十
九。請各藩司。查發度牒若干。聽其入價。頒給。仍令
有司嚴覈境內叢林。非經給有度牒。科罪還俗。量
有伎佛檀越。代輸剎度。所入亦不下巨萬也。諸如
此類。總得實心任事之臣。細心規畫。且可裕國而

亦無滋民蠹。如得一劉晏。何鹽政之不修。得一何承矩。何屯政之不舉。豈必加派。方可足餉。若乃駕言遼餉。而巧取于民。設處無礙。總籠絡之虛名。捐俸派助。尤貪汙之借徑。雞廉虎飽。取錙銖而用泥沙。民窮召寇。祇爲盜守。恐所虞不獨在餉也。

客曰。國家都燕。以山海關外蔽。亦猶唐之有潼關也。今河西獨倚廣寧爲重鎮。夷氛甚惡。山海幾震鄰矣。近年增置大將。阨險慎固封守。頃復申命重臣。居關彈壓。與廣寧犄角。而天津登萊各設關。

府庶賊不得循我饒道以奇兵繞出內地似已得
完算其他添戍要區孰爲最急余曰每見國家
一番張皇卽有一番添設而軍衛如兒戲卽印綬
累若曾何益折衝之略山海宜宿重兵固也登州
海道與遼陽正相望如賊習水師可朝發夕至須
水陸合勝兵三萬餘衆天津半之自此而南如臨
德徐淮並筦鎗襟襖各宜增屯勝兵萬人查濟寧
有總河重臣卽可往來兼轄臨德淮安兼有總漕
重臣控制而徐州自古稱四戰之國奸雄每生窺

竊亦須特設開府屯駐其俗悍而健關兼資治鐵
即可招納訓練以實軍伍若夫金陵以及大江自
有操江重臣及留都大司馬專督軍務簡卒蒐乘
慎備不虞此其時矣

客曰自賊發難專用間諜潛伏內應以故攻不事
臨衝戰不必血刃卽京師肘腋虎或在旁可爲
寒心填九門畫地譏察兼罷內市庶以固圉余
曰信也蓋法禁之積弛至令極矣帝京重地而
游民罷吏久寢爲窟穴近多神奸巨猾憑社其間

寧止山人而擅主爵之權銅臭而侵諫垣之職偏
亂白黑強興一朝政寢假叔敖之衣冠妄意柄人
之譎發如往歲張差等覆轍恬不知戒竊環燬積
伏奸斷可知也今議分地設防似矣而事權不一
易以卸責請於五城各專委風力御史一員董率
巡緝及期而代回道考覈以能搜狙奸爲稱職刻
下先行大索旬其根株黨與必得賊謀數人正法
爾後連著流寓各爲置籍申以保甲連坐凡流寓
非刻在四民確有親戚保任悉驅越境每遇出入

藏藏所由。無使網漏吞舟。所在關隘。並爲申飭。從實盤詰。奸宄自當屏跡。京師肅清。亦可少寒賊膽。唐武元衡遇害。以爽部侍郎許孟容言。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者。族。積錢東西市。以募。於是得張晏等十八人。斬之。東都防禦使呂元膺。竟得手。僂元衡者。今宜略倣此意。賞信罰必。何賊不獲。卽軍中能重爲懸購。可卽轉賊以爲吾間。客蹶然起曰。微矣。子之語間也。請竟其說。余曰。孫武子才

三篇終于用間。其言用間有五。今賊皆工用之。而我不能。卽自發難以來。有能得賊謀主幾人。曾率幾人。悉其生名者乎。有能得賊謀主孰最寵信。曾率孰最驍勇。洞其曲折者乎。有能得賊諸子孰能孰劣。并賊於諸子中。孰最憐愛。揣其形似者乎。有能得賊部曲幾族。孰強孰弱。孰恩孰怨。可以乘機張翥者乎。有能得賊騎步幾萬。困倉幾處。何隊最精。何械最習。可以吾技當之者乎。有能得賊聚兵。通人。犯何地。藉何資。以商進退者乎。賊備。

探爲耳目即可從哨探用吾間賊倚華人爲腹心
即可從華人用吾間賊僻降將爲爪牙又即可從
降將用吾間而金國情如也古用間者黃金累數
萬斤恣其出入故能浚心曲計多方釣奇轉賊爲
間而賊不覺史稱宋祖任帥筦榷之利悉以委之
以故邊臣能養衆士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
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卽近歲李寧遠亦專用間
偵虜擄衆往往獲繼活稱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
間誠令不靳通侯萬金之賞重爲懸購日能斬奴

酋父子來獻者酬賞若干仍以其地王之能斬奴
酋謀主酋率以下來獻者各分別酬賞若干仍予
世武功爵能斬中國降將來獻者酬賞若干爵亦
如之如中國亡命及降將能斬奴酋子或謀主酋
率以下並自相擒斬來獻者予賞本罪仍照例爵
賞如中國向與賊通能執賊謀自首及賊謀陰以
彼中實情輸我得贖罪爵賞亦自之而又於常餉
外別發金錢十餘萬兩專聽懸購間諜之用沉機
密運動於九天自可漸揚賊黨轉為吾間語云大

事不惜小費此之謂也

客曰案功令戡虜首一得賜爵一級願賞者予五十金非不綦厚也而塞上將士不用命亦有說乎余曰唯唯聞之邊人每一獲功督撫報捷以後剗行巡按御史查勘轉委道府往返閱實經時而後報命疏下所司概從緩閱經時始議題欽逮者率至數年而後頒賞計五十金之額將領預派使費及扣除不下三十金所領不及原格之半偶經參駁又復追賞如違左哈流兔可可母林故事有戡

勇一級徒手飲泣者至若年來職方更換無時轉
相推諉以逃譴議一切閱視勘功諸奏停留不覆
賞格竟爾空懸凱捷亦成虛套何怪士氣不揚見
敵卻步即如頃歲兩遇

登極恩蔭稠疊濫觴頗衆而遑左死事諸文武再
閱寒暑始蒙旌錄枯骨成燐靡加拊恤若輩非性
忠義誰肯張拳趨死查萬曆初遼左尚懸有賞銀
兩專待首功聽報獲級即行預給遇有大捷不候
勘覆先發同金一二萬兩厚犒血轉將士以故超

距塞新捷書狎至今誠照例特頒內帑銀兩若干
專聽軍前懸賞申請部院勘功敘錄並不許踰原
定期限將見厚賞之下氣自百倍而又自經臣大
帥以下習與士卒同甘苦居恒弔死問孤投膠挾
纊常有滅此朝食之意從軍之士有不誓死殺賊
取斗大金印非夫也大略今日最惠閭外之文法
日煩而登壇之神氣頓索行間之剝削日滋而臨
敵之雄心欲盡必得命世豪傑一洗此轍廣開獎
率之端明揭功名之路庶幾返弱為強東氣可靖

而愚竊恠夫今之籌國者議論之無恒操也冰炭
猜軋而一彼一此等鄭人之爭年功罪之無定局
也左右袒分而乍軒乍輕等宋人之聚訟張弛之
無成畫也勇怯見異而急緩愈急等秦人之肥瘠
以致夷氣寢橫五色無主所謂待汝家議定則我
已渡河令夷狄反輕中國之無人尚忍言哉今日
聊佐一籌曰銳曰實曰和願爾後用人無專徇常
調賞罰無專泥成格邊防無專事虛控奏疏無專
弄筆端士大夫無專徇體面大家整頓全副精神

虛心商榷慷慨直前無以局外而掣任事之時無
以先入而襲雷同之誤無以模稜而偷視蔭之安
無以盤錯而卸肩頭之擔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定
有矯矯虎臣應時戡亂為

天子紓東顧之慮者岩居屢恆將企踵俟之若乃
悠悠忽忽坐失事機調紙上之兵規空中之餉舌
戰不可當敵心軌祇多害成日復一日全憑疆陽
用事終成一虛弱不起之症竭天下之完力以奉
東方耗內疲外憂來方一大耳客為竦然革容請辭

而退

偶聞遼警起步傍徨矢紆芹曝之衷憫賈躍冶之
誚聊倣七發漫展一籌雖考槃自放不敢忘
國恤也昔辛酉四月茗上愚公識

明史藝文志茅瑞徵篇所三大証考五卷
茅瑞徵象居錄八卷獨不載東夷考略
蓋詳之也三百年後復出人間而清大
祖倡飛事悉可考見洵乎希世之寶
也民國十三年夏因以清建國別記
後南洋中學假得是書批覽七日
因記之章炳麟

此書明天啓間文瑞徵著為乾隆朝禁燬書之一所載
多與王在晉三朝遼事實跡相出入而敘述較簡瑣第歷四
十年猶太祖遺質子入廣寧以此書為之蓋太祖飲散之言近人
卒炳麟著述國朝紀據為實事甚誤其明大猷部謀與聞矣
元人著書有欲明太祖為明帝遺腹子者外如其國豈可盡信乎
此書以此等以穢其書所可異之已且夏後活茲先做親親晚
多病時親壽及危之一快松趣教孫歸之張雨日記